

风物咏

秦山的鸟儿

孙光

在我眼里，秦山是最美的山。她静静地横亘于芝罘西隅，延绵起伏，恰似一位侧卧的少女，凹凸有致，风姿绰约。那氤氲的晨雾，仿佛她酣睡时轻匀的喘息；那轻颤的林梢，宛如她心



金翅雀

春风漫过秦山，林间新绿渐浓：松树褪去凝重的墨绿，透出淡淡的青翠；柞树的枯叶间，绿叶悄然萌发；槐树灰褐光秃的枝桠上，也冒出了嫩绿新芽……这时，一群金翅雀翩然而至，在枝桠间跳跃嬉戏。它们时而振翅飞起，翅羽间忽闪着抹耀眼的金黄；时而发出串串银铃般的叫声，把沉寂了一冬的山林，衬得格外鲜活灵动。

金翅雀是秦山常见的鸟类之一，隶属燕雀科绿金翅雀属。它的身形比麻雀略大，身上的羽毛总体呈灰褐色，翅膀和尾翼中藏有一排金黄色的羽毛，飞起时好似抖开了一把精致的小折叠扇，金灿灿的羽毛格外醒目，故名金翅雀。金翅雀的嘴直而尖，基部



喜鹊

喜鹊随处可见，再普通不过，但我觉得秦山的喜鹊更多，更有灵性。它们虽不像金翅雀那般灵巧可爱，却自有一份沉稳与洒脱；也不像城里的喜鹊，总在楼宇间疲惫奔波。秦山的喜鹊始终与山林为伴，每天裹着山间的清露与灵气，一边优雅地扇动着翅羽自由翩飞，一边扯起洪亮的嗓子唱着歌，在湛蓝的天幕上谱写出一串串黑白相间的美妙音符。

喜鹊属雀形目鸦科鹊属，体型中等修长，其头部、颈部、背部及尾羽均呈黑色，并闪烁着紫蓝色的光泽，腹部和翅下覆羽呈白色。喜鹊主要以昆虫为食，也吃植物果实与种子。在民间，喜鹊是人们心目中的祥瑞之鸟。传说每年的七夕节，喜鹊会搭起鹊桥，让牛郎织女相会。还有许多俗语和顺口溜，比如“黑褂子，白前襟，站在枝头报喜讯”“喜鹊叫，客人到”等，都夸赞喜鹊的吉利与祥和。

间漾开的悸动……当和煦的春风将她轻轻拂醒，她悄然褪去御寒的冬装，换上色彩斑斓的春衣。这时，她的玩伴——各种鸟儿，或从远方翩然赶回，或从她的怀中调皮地跃出……秦山顿时鸟语

粗厚，主要以植物果实和种子为食（如松子、榛子、草籽等）。资料显示，金翅雀属于留鸟，不随季节迁徙。我有时疑惑，秦山的金翅雀为何只在春季常见，其他季节却难觅其踪？待到秋冬草木凋零时，我在山中低矮的树丛枝桠间，偶尔发现它们的巢穴，才恍然大悟——它们大抵是习惯于隐匿在密林深处栖息，所以平时不易被人看见。金翅雀的巢穴玲珑、精致，呈碗状，主要由细枝、草茎、须根和羽毛等构成。温暖时节，巢穴在繁茂枝叶的遮蔽下，着实难以发现。

早年间，金翅雀也深受养鸟人的喜爱。小时候，我家住在济南英雄山附近，和小伙伴去山上玩耍时，常会看到捕鸟人将一只方形竹制鸟笼挂在密林中的松柏树枝上。鸟笼分上下两层，上层是空的，底层关着一只金翅雀。

秦山的喜鹊，以林间树木上的虫子为食，毛色纯正发亮，在春日暖阳的照耀下，黑白相映，格外精神。它们也十分讲究居住条件，偏爱视野开阔的周边环境。在秦山，许多高大的杨树、榆树的顶部，甚至深山中的高压线铁塔上，都有它们搭建的巢穴。巢穴有的呈球形，有的似碗状，巢的外围用细树枝层层交织，内部用稀泥、羽毛等铺底，成了既安全舒适又视野开阔的“山景房”。我有时想，难道它们也像人类一样，结婚先要准备婚房吗？其实不然，它们都是在结伴后，共同完成爱巢的建造，并一起保护自己的家园。

有一次，我正在山间漫步，突然听到远处空中传来一阵响亮急促的喜鹊叫声。我举目搜寻，发现一只猛禽雀鹰在一座高压线铁塔上空盘旋。两只喜鹊为了保护铁塔巢内的雏鸟，无惧地站在窝边，一边扇动着翅膀，一边发出尖锐的呼叫声。一会儿工夫，附近的五六只喜鹊纷纷赶来增援，雀鹰那边也飞来另一只。两只雀鹰落在高压线上等待攻击时机，喜鹊们也在它们的

花香、春意荡漾。

我喜欢在山间漫步，感受春天的温婉与清新，与鸟儿们像老友重逢一样，相互打量着、问候着。其中，有几种鸟儿是我最喜爱的。

笼中的金翅雀焦急地跳跃着，发出急促的鸣叫，那叫声会引得山林中的几只金翅雀循声而至，一边鸣叫回应，一边慢慢向鸟笼靠近。终于，有一只金翅雀飞落在鸟笼盖上，瞬间便踩中“陷阱”，跌入笼中的上层，再难脱身。原来，鸟笼盖是活动的，鸟儿一落脚，盖子便会迅速翻转，将鸟扣在里面。

我曾用节省下来的五毛零花钱，从捕鸟人那里买下一只金翅雀带回家养着。我常常将鸟笼挂在家门前的石榴树上，躲到远处，聆听它发出轻柔悦耳的鸣叫，观赏它扑棱着翅膀，与笼外的鸟儿“共舞”的情影。在感觉生活乏味的时刻，它给我带来了满是欢乐和情趣的童年时光。

如今，人们早已不再捕捉金翅雀。金翅雀可以在蓝天上自由飞翔，在山林间快乐嬉戏、尽情歌唱。

对面落下，形成对峙。只要雀鹰一起飞，喜鹊们也立刻呼叫着振翅飞起，阻拦着它们。这时，已近黄昏，雀鹰见无机可乘，只得悻悻离去。我在下面目睹了一切，由衷地赞叹喜鹊这种勇敢、团结的精神。

秦山的喜鹊，还十分调皮和聪明。我居住的小区就在秦山脚下，喜鹊也经常光顾这里。去年，我在楼前绿地里栽种的一株柿子树刚挂果，只结了两个柿子。秋天柿叶凋落，红红的柿子，远远望去像两个小灯笼，显得十分喜庆。风雪到来之前，我准备去采摘。走近一看，柿子的背面已被啄了一个大洞。我才想起，前些天遇到一只喜鹊站在柿树上，它眨着黑亮的眼睛，歪着脑袋看着我，发出“呵、呵、呵”似的笑声，便飞走了。原来，它偷吃了柿子，还刻意在我平时看不到的地方下口。这让我想起小时候，偷吃家里桃酥时用的伎俩：从包装缝里把桃酥一点点掏空。等大人发现时，看似完好的纸包里，桃酥已所剩无几。



斑鸠

春日的秦山，晨雾缭绕，山林一片寂静。这时，最先响起的，总是斑鸠“咕咕一咕咕，咕咕一咕”的啼鸣。这声音浑厚、悠长而温和，似甘露，润艳了漫山桃花；似溪水，染绿了田园草木；似禅音，涤荡着尘世人心。沉浸其中，我总会想起王维的诗句：“屋上春鸠鸣，村边杏花白。”也会想起欧阳修“林外鸣鸠春雨歇，屋头初日杏花繁”的吟咏，品味着古代诗人眼中的山鸟诗情。

我自小生长在城市里，记忆里并没有斑鸠的真实模样。前些年迁居秦山脚下后，我与斑鸠的交集便渐渐多了起来。除了寒冬时节难得一见它们的身影，其他季节里，几乎每次上山都能与它们不期而遇；有时它们也会悄然飞到小区，落在枝头或草坪上，或低头觅食，或轻声低鸣，为平静的园区增添了几分热闹与生机。

斑鸠隶属于脊索动物门鸟纲鸽形目鸠鸽科斑鸠属，主要以农作物种子和植物果实为食，也会捕食昆虫幼虫。秦山的斑鸠，头颈覆着一层灰褐色的羽毛，胸腹为浅褐色；翅膀呈温润的红褐色，其间夹杂着浅灰色条纹。斑鸠飞起时，黑灰的长尾羽便展开，好似一袭雅致的长裙，尾羽底部还嵌着一条纤细的白色条纹，素雅而清丽。

斑鸠是鸽子的近亲，更是天生用情专一的鸟儿。平日里，它们总是雌雄相伴，比翼双飞。待到产卵后，它们昼夜轮流孵卵，一只安详守护，一只外出觅食，风雨无阻，坚定不移。在古代，斑鸠被誉为长长久久、幸福祥和的吉祥鸟，古人赞叹它们笃于伉俪、情深意浓，将其尊为“鸟中君子”。

春日里的斑鸠，显得格外忙碌。它们总是成双成对，落在山间小路上觅食，有时与我仅隔几步之遥，依然从容不迫、毫无惧意。我猜想，它们大概是在捡食土里的沙砾，补充钙质与养分，为即将到来的产卵育雏做着准备。它们不同于喜鹊，把巢穴搭建得又高又显眼。斑鸠的巢简单至极，传说它们只需七根柴禾，便能搭建一个简陋的巢穴。我在秦山也未曾见过真正的斑鸠巢穴，或许它们将巢搭在密林深处的枝干间，隐蔽难寻；又或许，如此简陋的巢穴，难以抵御风雨的侵袭，很快便会被吹散、坠落了吧。

秦山因鸟而灵，鸟儿们是山间的诗，是林中的魂，是岁月里最温馨、长情的陪伴。行走在秦山，听鸟儿啁啾，看羽翼翩跹，顿感世间的清静与欢喜。愿鸟儿们与群山相依，活得自在洒脱；愿这自然之美永不消散。